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新茶花

第四回 上海縣中快識東方亞猛 福州路上閒評南國鶯花

紫人到了上海，拜會了許多朋友，因他是個小欽差，就有人恭維他，接風洗塵的極多。紫人一應酬，也覺煩得很。那天想起現任上海縣項大令，是此間地方官，雖見過幾面，未曾深談，他姪兒項慶如是個絕世英雄，當今才子。他懷著蓋代才華，卻生在這黑暗世界，因忿生愁，因愁成恨，便有屢視功名，塵視軀殼的意思。而且生性多情，溫存體貼，當說道一個人有了神經，就有一種愛好的性質，天地間形形色色，優而美的，就大家歡喜他，惡而丑的，就大家厭惡他，誰也不能逃這個公例。吾看了天上的雲，江中的水，變化萬狀，重疊千層，算是奇絕的了。吾就不得不喜歡雲，喜歡水，但是雲水還是無機的物件，那花一瓣一萼，五顏六色，嬌豔異常；那鳥一翎一羽，光彩華美，十分悅目，我就不得不喜歡花，喜歡鳥，你們想想動植物中尚有這般微妙的物，來引我愛情，何況在京垓動植物之中間是一個全智全能的人，在兆稀人類中間是一個最尊最貴的女子，在億萬女子中間是一個至清潔至高尚的美人，哪裡能夠真如死灰木石一般，毫不牽動愛情麼！所以好色一椿事，真是天地間的公性，無論什麼人不能免的，不過聖賢豪傑，愛情真摯格外重些罷了。這句話並不是我杜撰，但看文王是個大聖人，他愛慕淑女的時候，曾經寢寐反側，就曉得不是常人可及了。只是好色與愛情卻還有些分別，好色是軀殼上的事，愛情是精神上的事，兩相比較，自然是精神更重。所以一個女子雖是姿色可觀，思想卻十分腐敗，那種色就不足好了。如果那女子的性質高尚，富於愛情，就算不是天姿國色，他的丰韻也必與庸脂俗粉不同，豈不能消受我一番眷戀呢？不過愛情總要彼此施受，兩得其平，假如我愛他，他不愛我，或是不愛他，他卻愛我，這叫做有正電沒有負電，有陽電沒有陰電，斷無攝引的一日了。所以必定我自己是個絕世的美男子又負著一副絕世的癡情，方才對於絕世的美人，而用我之愛。不然就是不知自量了。我現在僥倖有了這副相貌，這副才情，若不於男女界上做些事業，豈不辜負造物一番美意呢？他生平就是這種議論，可算是個奇人，不可不與他相識一番。今日無事，何不進城去拜會他，邀他出城來，不拘何處花叢遊歷遊歷，就可看他愛情的熱度了。當下紫人計算已定，便喚乘轎子，徑進新北門，到縣署投帖，單拜姪少爺。少頃傳話說請，便有管家引進一間客座，湘簾斐幾，不染一塵。正在嘖嘖羨慕，只聽簾外腳步聲，簾子一掀，閃進一個人來。神如秋水，態似春山，卓犖不群，顧盼自喜，便知是主人了。兩下寒暄幾句，紫人將來意說明，慶如歎息道：「紫翁你道這北裡中間，能得個知心妙妓麼？若輩大都出身鄙賤，自幼沉浸於淫穢世界，飽受下流教育，那思想所到不過是送舊迎新，那目的所在不過是爭妍獻媚，像從前薛濤的文雅、蘇小的風流、李香君的氣節，已經渺不可追了。近來歐風東漸，居然平康中大受影響，男女平等，作為軋姘頭的口頭禪，婚姻自由成了弔膀子的門面話。雖說自由只是野蠻人享的自由，不過野蠻自由罷了。紫翁你還想及時行樂麼？」紫人被他一說，如冷水澆頭，一團高興已逃到爪哇國去了，囁嚅道：「難道偌大申江竟無一個人入眼的麼？」慶如想了一想道：「今年遊戲報花榜狀元林絳雪倒還不差。既然紫翁十分高興，就往那裡坐坐罷。」便吩咐備了轎子，一同出城，徑到合興裡，下轎入門，慶如是來慣的，一徑到絳雪房間坐下。紫人是初次，便留心細看，只見榻牀上面掛著青地金字的匾額，斗大的狀元兩字，筆勢極其飛舞，旁邊卻是遊戲主人，為林絳雪立，兩行小字。正看時，裊裊婷婷走上一位校書，頰暈朝霞，眉籠晚翠，十分富麗。便也傾心賞識，坐了一會，慶如吩咐擺席，隨意揮了幾張請客票，不一刻陸續客到，共得五位，紫人也都認識，便起了手巾，發了局票，入座暢飲。席間談些國政，內中有一位報館的主筆陳君，向紫人道：「令師康先生新得督辦時務報的差使，不日要到上海了。」紫人詫異道：

「怎麼這個消息兄弟一點不知道，出京時也沒甚風聲，不是風聞罷？」陳君道：「這是時務報館裡得的消息，大約確實，並且報館的舊總理很不舒服哩。」紫人道：「這也難怪，他創辦時本是費了一番苦心的。」慶如道：「康先生向用方殷，忽然大才小用，只怕有些變故罷。」紫人再要說時，只見各人所叫的局紛紛來了，這日因紫人要博覽名花，所以預先與諸客約定，叫的都是上海有名的紅館人。真是珠圍翠繞，鬢影釵光。紫人左顧右盼，心花大開，也就無心再談了。慶如一一指點道：「這天然秀麗的是林家的小林寶珠；嫵媚多姿的是迎春坊的范彩霞；豐若有肌柔若無骨的是琴川沈桂雲；那穿月白輕綃衫的是六馬路秦薇云。其餘像金湘娥、謝倩雲、高巧雲、祝如椿等都是個中無上上品。」紫人一一領會，心中已有高下了，當下熱鬧了一會，早已酒闌席散，紫人拉子慶如回寓，抵足長談，不免提起今日之局來，紫人道：「我看方才這一班人，算是絕色的了，怎麼慶翁還說是不足觀呢？」慶如歎息道：「中西優劣之分點，就這花世界上也大有軒輊呢。你看過新出的巴黎《茶花女》小說麼？那馬克格尼爾姑娘不過一個名娼，她的身分也同方才的差不多，就是她的顏色也不見得沒人賽過她，只是她待亞猛的一腔愛情，真摯到這般地步，最難的是用情深處，因要保全亞猛名譽，轉為不情之舉，不但外人疑其無情，即身受的亞猛也怨其薄情，他卻仍不肯自

表，情願犧牲一身，以達其情之目的。這種人可稱為情中之聖，我看她一來是由於天性，二來也是歐洲的教育本好，那流風所被，勾欄中人也沐著了。紫翁你想中國的娼家有麼？所以兄弟頗想提倡一種花叢教育，以人人有完全真愛情的為目的，倒也是改良社會的一分子。只是這種教育，不必定要設立學堂，只消把這個道理日日提倡起來，又物色一兩個有愛情的人，獎贊他、崇拜他，自然風靡娼界了。紫翁你道如何？」兩人談了好入，不覺天明，方才睡去，直至晌午後醒來，外面送進一張申報，揭開看時，起首的代論，原是梁君啟超，自己敘述辦理時務報的一片苦心孤詣，正操那同室戈哩。紫人也是歡喜，正看時，又見縣裡有當差的來接姪少爺，並有縣主密函，折開看時，上寫著：

頃得京理由密電，康有為進呈紅丸，實行篡弒，事覺潛逃，著一體嚴拿，勿任漏網等，因此電個分緊急，現道憲已赴淞口查辦，速即回署。勿為株連，密。